



## 江花

## 专栏

11

## 一路繁花

【一点海上】

有点记忆，海风带着岁月的味道。

岁月匆匆，去年9月中旬托吴钧陶伯伯的福在其外孙谢兄丰年的指引下，有幸登门拜访了著名作曲家陈钢教授。因为陈教授调养身子这一约候了将近一年，伊关照大概9月好碰头。结果真的接到了邀约。为了准时赴约，一大早我们早早地驱车来到沪西陈府小区外，离约定辰光还有两小时，于是在对马路的商厦里坐定喝咖啡。

因为从小阿拉晓得勿迟到是做人最基本的规矩之一，而且长大了晓得年纪大的朋友大都心较急，“侬能还勿来？”实际上约定的辰光还旡到。最扎劲的是外婆如果晓得今朝请伊外出用餐，伊就会早早地穿戴整齐，静静地坐在沙发上，勿响，就等阿拉一声“出发”。

陈太太热情地把我们引进大大的宽敞的明亮的色彩鲜艳的客厅，陈老师面带微笑起身相迎。落座相谈，一见如故，哆来咪发，娓娓道来，时空交错，岁月芳华。对阿拉请伊为吴伯伯新书序言的请求，伊毫不迟疑，一口答应。伊认为吴伯伯用心用情用力默默地把上世纪上半叶那些朗朗上口红遍大江南北的电影歌曲译成英文，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大事情好事情。

这也是讲好中国故事把江南文化海派文化传承推广的一种方式，让外国人通过歌曲来了解中国不失为一种捷径。《玫瑰玫瑰我爱你》一首中国歌曲能红遍全球，这只是掀起盖头的一只角来，阿拉希望有更多的玫瑰涌现。临别时阿拉不失时机地奉上《岁月芳华——陈钢随想录》一书请陈老师签名留念，伊在扉

页上留下了墨宝。书中那两句“我们——在生命中回放自己，寻回本真。在岁月中历经沧桑，留下芳华”，阿拉一直咀嚼至今。

在回市中心的路上，我和丰年兄还沉浸在喜悦中，陈老师的妙不可言，让阿拉灵魂出窍。好多细节掌故，闻所未闻，一箩筐的精神食粮要消化吸收看来没十天半月恐难完成。车越往市区似越来越堵，还好中午小聚的“懂经爷叔”早已定位，而久未碰面的老同事“老克勒”蒋洪范兄来电报告“已到”，瞬间又想到了伊的牛尾汤。

窗外车流如织，秋高气爽，不知怎地聊到了《繁花》，想想多年前的那晚与还未红得发紫的金宇澄兄在巨鹿路“私房菜”二楼的一只小方桌旁脚碰脚，一顿夜饭交流勿多，因为伊闲话勿多，阿拉识相也只是当听客，主人和那位北方贵客倒是话匣子打开盖勿牢了。

“黄兄，实不相瞒我还去剧组跑了一次龙套，与马伊琍演了一场对手戏。”谢兄笑眯眯又有点故作神秘，让阿拉肃然起敬竖起耳朵睁大眼睛，有一场为玲子（马伊琍饰）送一只皮包的戏，就拍了一整天，原来有拍戏经验的谢兄以为可轻松一过，但几次拍下来，旡过。“迭格辰光王家卫勿晓得从啥额地方冒出来了”，谢兄有点吃惊，王导踱到伊的面前而且一脸严肃，然后现身说戏，抽丝剥茧，一点一画，步步为营，让谢老弟茅塞顿开，原来这一场戏是这样理解这样演的。

后来伊在剧组的兄弟透露，王导一直在摄像机后面。怪勿得《繁花》一拍就是六年，《繁花

是这样炼成的。那晚又接到陈老师发来的微信“支持出版，特此推荐。上海音乐学院教授，陈钢，2023，9，12”。看着激励，热血沸腾，耳畔响起了“月色那样模糊，大地蒙上夜雾，我的梦中的人儿呀，你在何处？远听海潮起伏，松风正在哀诉，我的梦中的人儿呀，你在何处？没有蔷薇的春天，好像竖琴断了弦，活在没有爱的人间，过一天好像过一年。夜莺林间痛哭，草上溅着泪珠，我的梦中的人儿呀，你在何处？”但愿梦儿成真。

上海小囡上海女儿马伊琍在解放日报·上观新闻第75届文化讲坛上作了《是什么让我对上海这座城市念念不忘》的发言，字里行间充满感激感谢，因为这里是上海，因为伊情怀满溢，因为伊有留住落叶的宽容。伊把2011年7月6日的微博作为结束语，“曾经伴随我无数个中学温课夜晚的低沉老上海声音，大囡好（大家好），我是查理林，现在放只老歌把勒大囡听（现在放支老歌给大家听），NatkingCole特兹伊额囡恩（和她的女儿）NatalieCole一

道唱额《Unforgettable》（令人难忘）……”我的职业让我行走天涯。无论我身在何处，我心里上海的好，就跟这个歌名一样，永难忘记。

伊在《繁花》中饰演的玲子就是身边的隔壁邻居，活龙活现。世场面情面，面面俱到；噱头苗头派头，头头是道；最最结棍的是勿响，要做到这一点是有点难度的。丰年兄在场景中显现，只是坐着变成站着了，镜头特写，一晃而过，微信道贺，只得微笑。伊也学会了勿响。



七彩生活

## 艺术的出口

【琪谈】

鲜衣赤马，嬉笑怒骂。

清乾隆年间的史学家赵翼，曾为宋金时期著名诗人元好问的诗文集《遗山集》题过一首诗。后人将这首《题遗山诗》中最著名的两句引申为“史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意思是越是历史上最悲惨、最混乱的年代，优秀的诗词歌赋越多，越是写到沧桑之处，诗句越是工整精妙，饱含深情。

前段时间，某著名歌手发表了最新作品，立刻被舆论质疑是否“江郎才尽”。有些音乐评论博主和业内人士扒出了这部作品的伴奏形态几乎都是重复的，配器也几乎都是电脑合成音色，唱腔和旋律缺乏变化，歌词也流于浮华和平淡，深挖不出什么精神内核和主题价值。

对比他二十年前的作品，有反战主题、传统文化主题、民族主题甚至体育主题，有聚焦失业问题、家暴问题、环保问题甚至毒品问题，有精巧的配器和音色，华丽的过门桥段，逼真的采样，为了达成创作意图而学习不同的乐器，每首作品都诚意满满，言之有物。

舆论于是推断，当年那个没考上大学、一事无成的穷小子，

正处于宝贵的创作爆发期，内心充满表达欲和源源不断的灵感，而功成名就之后，当年所有的愤懑、渴望、郁结、烦恼都消失了，豪宅豪车应有尽有，婚姻美满家庭幸福，自然也就失去了倾诉和发泄的必要，日日都是岁月静好，又何来愤怒愁苦呢？

至此，又回到了前文那个老生常谈的话题：艺术创作必须源于痛苦吗？

当然不是，否则世间如此多的快乐旋律、喜剧电影、滑稽剧就无从写起。艺术既源于痛苦也源于快乐，既源于伤感也源于释然，但有一件事是肯定的——艺术必须源于强烈的情绪。

2020年，一项发表于《人格与社会心理学评论》的文章显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历的情感种类越多，强度越大，创造力就越强。在面对复杂的现实环境和生活经历时，不同种类和强度的情感可以为个体提供更多的信息和创作素材，从而促进理想和创造力。

在心理学治疗中，有一种通过绘画等艺术来疗愈情绪的“艺术治疗”。心理咨询师会用创造性的表达方式，鼓励来访者通过

非口语的表达及艺术创作的体验，去探索个人的问题及潜能，以进行内心力量的建设。

心理学家们发现，在艺术创作过程中，人们可以释放压力、放松心情、平复心情、改变负面想法、获得满足感等等。在经历了多轮次的治疗后，原本的焦虑、抑郁、狂躁等情绪都能得到明显改善。艺术就像一个出口，我们把内心积压而无法消化的情绪全部扔出去，就会感到轻松。

李白一生痛苦，想进长安而不得，所以借诗中的洒脱来抚慰不得志的真实人生；杜甫历经国破家亡，一生颠沛流离，身居茅屋只好在诗中渴求广厦千万；贝多芬才华过人却横遭失聪，于是寄情于一首又一首交响乐，试图遏住命运的咽喉；托尔斯泰更是一生追寻社会治理的真理却无所得，从脱离贵族成为平民到晚年多次离家出走，唯一的发泄渠道就是不停写作……

他们越痛苦，艺术的圣殿越辉煌。当然，这个公式反过来也同样成立，如果我们已经获得了全然的平静，或者习惯了没有太多情绪波动，自然不需要再扔点什么出去，艺术的出口也就对我

们关闭了。

倘若李白成了高适，每日忙于带队打仗，恐怕《唐诗三百首》里大半的光芒都要隐晦了。这倒并不是说高适就不烦恼、不痛苦，只是高适的职业生涯不允许他有过于敏感的情绪触角，过多的长吁短叹，这边厢刚铺上纸磨好墨，那边厢就要启程行军了，容不得半点艺术创作的空间。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说“欢愉之辞难工，愁苦之言易巧”，倒苦水总是比“嘤瑟”要来得亲切些，悲剧总是比喜剧更有记忆点。但这并不表示快乐不能形成艺术，君不见世间无数经典作品都源于爱情的欢愉。

艺术似乎是命运给我们中一些人的礼物，但它也早在暗中标好了价码。强烈的情绪、细微的体察、敏锐的感知，让我们拥有了无数光芒四射、震古烁今的作品，也给许多艺术家带来了严重的情绪问题，令他们深陷人生之苦而无法自拔。是要艺术长青，还是要平安喜乐，是过汹涌澎湃的一生，还是过波澜不惊的一生，恐怕是横亘在艺术追求者们面前的一道“命运之题”。

文/高小琪

编辑 竺捷

版式 胡骏

校对 山水